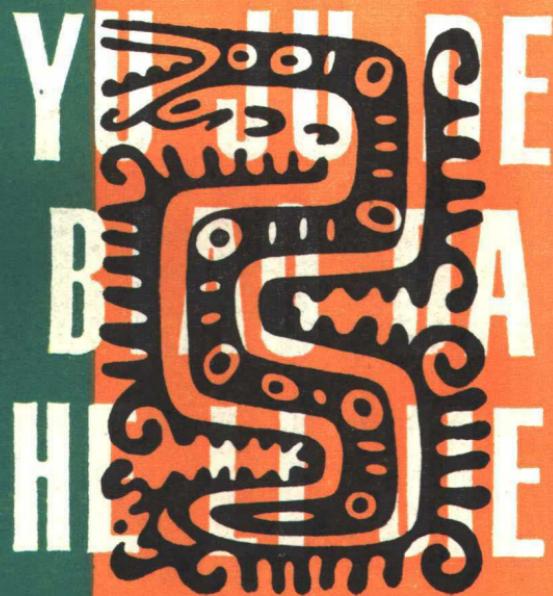


● 中学生文库

● WENXUESHENG WENKU

# 语句的表达和理解



上海教育出版社



# 语句的表达和理解

文 炼 允 贻著

责任编辑 孙爱葆

封面设计 范一辛

中学生文库 语句的表达和理解  
文炼 允贻著

---

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永福路123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市崇明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4 插页 2 字数 74,000

1987年12月第1版 1987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9,300本

---

统一书号：7150·4058 定价：0.68元

ISBN7-5320-0175-X/G6·163

学习语文，不外就是说写。~~说~~是表达自己的意思，  
听和读是了解别人的意思。表达和理解是密切相关的两个  
方面，不善于理解的人往往长于表达；善于表达的人通常  
总是善于理解的。这本书着重讲的是语言理解方面的  
含义，有些地方自然会涉及表达方面的问题。这两件事  
本来很难截然分开，不过不妨侧重一个方面来加以说明。

从理解方面来讲，学习语文应该特别重视培养“区别”的能力。比如学习普通话语音，必须懂得前鼻音和后鼻音的区别，平舌音和翘舌音的区别，送气音和不送气音的区别，等等。学习词汇，必须懂得区分同音词、近义词，懂得区分词的本义和引申义，等等。学习语法也是如此。一讲到语法上的区别，人们往往想到主语和状语的区别、宾语和补语的区别、单句和复句的区别……然而这些不是我们这本书所要讲的问题。我们要讲的是语言事实本身的区别，而不是名称术语的区别。当然，名称术语并非无用，比如本书有时也提到名词、动词等几个术语，但是，使用术语

是为了更好地说明客观事实。要把语言事实本身的规律讲清楚，似乎也不一定要多用术语。本书力图少用术语，多讲客观规律，算是一种尝试吧。

了解一个句子，是要综合许多因素的，既有语法方面的因素，也有语音、词义方面的因素。除此之外，还有许多句外因素。这些都在本书说明的范围之内。我们不是拿一个一个的句子作结构上的分析，而是提出和句子意义有关的因素，一个一个加以说明。把语句结构放在广泛的背景上加以考察，这是现代语言学发展的一种趋势。本书虽然属通俗的读物，仍然想体现这种趋势。这是又一种尝试。

我们希望这些尝试能引起青年们学习语言知识的兴趣，也希望青年们在掌握语言知识的同时，能提高听说读写的水平。

# 目 录



序	1
语言是一种符号	1
懂与不懂	6
形式和意义	10
词义和语义	14
单音词和双音词	18
部分和整体	23
多义和歧义	27
停顿和理解	31
记号和标点	36
简称和缩写	41
旧信息和新信息	45
限制和描写	49
定指和不定指	53
数字和数目	57
主动者和被动者	62

对举和空位对举	67
时间和处所	72
A是B	76
相关和相连	81
疑问句和疑问点	85
语气和用途	90
成语和典故	94
代称和婉言	98
否定和双重否定	103
条件和结果	107
事理关系和心理关系	111
事实和预设	116
省略和隐含	120

## 语言是一种符号

在日常生活当中，大家都有这样的经验吧，看到一样东西马上会联想到另外一样东西。你是不是注意到：这里边的情况并不完全一样。比如，看到天空出现闪电，便联想到雷声，胆小的人马上会用双手把耳朵捂住。看到孩子脸上出现斑点，便联想到麻疹，细心的父母马上会带他去请医生诊断。这是因为闪电和雷声，斑点和麻疹有密切的关系。又如，看到了朋友的照片，便联想到他本人；看到张择端画的“清明上河图”，便联想到宋代京城开封的繁华景象。这是因为照片和拍摄的对象，图画和摹写的景物十分相似。还有另一种情况：甲事物和乙事物既不相关，又不相似，然而人们遇到了甲马上联想到乙。甚至可以说，把乙事物当作了甲事物的代表。比如，红色的灯光和危险本来没有关系，绿色的灯光和安全也完全无关，可是，马路口的红绿灯却使人们想到危险或安全，因此决定止步或前进。同样，我们在路上如果看到某处有一种转动的彩色圆筒，就知道那里有理发店。如果看到绘着红十字的旗帜，

就知道那里有医疗所。用红灯表示危险，禁止通行；用绿灯表示安全，允许前进；用彩色圆筒表示理发店；用红十字旗表示医疗所……这些都是人为的规定。诸如此类的事物，红绿灯、彩色圆筒、红十字旗等等，可以称之为符号。

符号都包括甲乙两个方面，甲是被代表的事物，乙是用来作代表的事物。用作代表的事物可以是看得见的，这是让人家凭视觉产生联想。也可以是听得见的，这是让人家凭听觉产生联想。比如古代两军交战，士卒听到自己营垒里发出鼓声，就知道奋勇前进，听到锣声，就知道收兵回营。今天部队里用的是军号，可以发出不同的声响曲调，如起床号、集合号、冲锋号等等。语言也是一种符号，它用各种声音表示许多不同的意义，当然属于听觉方面的符号。语言既然是一种符号，就和别的符号一样，声音和意义之间的关系有任意性。不是吗？同样的事物，在不同的语言里通常用不同的声音来表示。即使同一种语言（例如汉语），在不同的方言里也可能对同一种事物有不同的称说。例如北京叫土豆的，上海叫洋山芋，合肥叫马铃薯，长沙叫洋芋头，福州叫番仔薯，梅县叫荷兰薯。北京叫大妈的，沈阳叫大娘，南昌叫伯娘，昆明叫大嬷，长沙叫伯妈，潮州叫阿姆。学习任何一种语言，总得记住许多单词。记单词得一个一个地记，这是因为声音和意义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要特别指出的是：这种任意性是就符号产生的过程来说的，不是就符号使用的情况说的。东汉有个语言学者叫刘熙，他认为声音和意义有必然联系，事物的名称

都有来源可寻。他著了一本叫《释名》的书，专门讲这个问题。例如书中解释“地”为什么念dì，因为人们把物体的最下部分叫“底”(dǐ)。如果有人追问为什么要把物体的最下部分叫做“底”，恐怕就难以回答了。

当然，声音和意义一经联系，得到社会的公认，那就产生了制约的力量。就是说，讲同一种语言的人，用什么声音表达什么意义，有共同遵守的准则。如果不遵守这种准则，就无法用语言交流思想，也就达不到互相了解的目的。

有这么一种误解，认为文字才是语言的符号。这也难怪，人们走在大路上，看到店家的招牌，出售货物的广告，各种物品的标价……似乎都是依靠视觉而不是依靠听觉来了解意义的。那么能不能得出这样的结论：书面语言是书写形式和意义的结合呢？让我们举一个简单的书面形式来说明问题吧：

○

请想一想，这个书面形式表示什么意义？三岁的孩子看了也许会认为它代表鸡蛋。这是从相似方面产生的联想，不能算作符号。数学家看了会读作 líng，认为它表示数的空位。化学家看了会读作 yǎng，认为它代表一种气体元素。数学家讲的 líng，不但可以写作 O，也可以写作“零”；化学家讲的 yǎng，不但可以写作 O，也可以写作“氧”。从视觉符号来看，不能说明“O”究竟是数学符号还是化学符号。从听觉符号来看，“O”实际上有两种不同的读音，分别属

于不同的符号。从视觉上看，“O”和“零”是不同的符号；把它们当作同一符号，是从听觉的角度来讲的。“O”和“氧”的关系也是如此，只有从声音和意义相结合的角度才能把它们统一起来。如果撇开了声音，“O”表示的意义也就难以确定。我们一看到“零”和“氧”，既懂得它们的读音，又了解它们的含义。看到了“O”，也是如此。总之，文字记录语言，是把声音和意义一块儿记录下来的，不是抛开了声音，光记录意义。阅读文字，了解语句的意义，实际上要通过文字所表达的声音去理解意义。当然，阅读时并不一定把声音念出来，只是在心目中有声音的存在也就行了。

最后，谈谈语言符号的特点。

第一，它是一种线性符号。就是说，符号的出现是一个挨一个的，这就和视觉符号不一样。比如公路上竖着一块牌，上边画着彐形，表示前边的道路有许多弯曲。人们一眼就能看到整个图形，同时了解它的含义。如果用文字表达，要写成“前有弯道”。看文字路牌，得一个字一个字往下念，念完才能了解它的意思。当然，这并不等于说图画符号比语言文字更优越。恰好相反，由于语言符号是线性排列，它可以用有限的符号表示十分复杂的意思，这是图画符号所不及的。

第二，语言符号是一个复杂的系统。所谓复杂，既指包括的符号多，也指结合的方式富于变化。拿汉语来说，常用的词有三千多，用这些词排列组合成句，真是千变万化。尽管如此，组词成句有规律可寻，所以说它是一个系统。

第三，语言符号具有概括性，它代表的不是一个一个具体的事物，而是概括了的意义。这一点后边将仔细说明。

语言是一种符号系统，它用声音表示意义。文字也是一种符号系统，它用书写形体记录语言，所记录的包括声音和意义。书写形体如果只表示声音，不表示意义，那是音标或注音符号；如果只表示意义，不表示声音，那是图画或某种有意义的标记。音标也好，标记也好，它们都不是文字。所以，语言是第一性的，文字是第二性的。离开了语言，就无所谓文字。然而文字使口语变成书面语，语言就不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而且，由于带菌语的规范，在语言的规范化（标准化）就有了可靠的保证。

## 懂与不懂

有这么一则笑话。

哥哥叫弟弟去买竹竿。弟弟拿了钱，竟跑到肉店去了，因为他把竹竿听成了猪肝。店里的猪肝不多了，弟弟就自作主张把多余的钱添买了两只猪耳朵。回到家里，听到哥哥在问：“竹竿买到了没有？”弟弟马上把猪肝拿了出来。哥哥一看，生气了，带着责备的口气问弟弟：“你的耳朵到哪里去了？”弟弟连忙把猪耳朵拿了出来，往哥哥面前一放，笑嘻嘻地说：“幸亏我想得周到，你看，这不是耳朵？”

竹竿的读音是 zhú gān，猪肝的读音是 zhū gān，虽然很相似，但毕竟在声调上有点差别。把竹竿误作猪肝，是因为没有辨认它们在语音上的细微差别。语音形式不同，意义也就不一样。在这里，弟弟之所以没有听懂哥哥的话，是因为没有准确掌握词的形式。至于“耳朵”这个词，哥哥说的和弟弟听的在语音形式上并无差别，所以他们对这个词的意义的理解是相同的。不过，哥哥指的是人的耳朵，弟弟指的是猪的耳朵。在这里，弟弟之所以没有

听懂哥哥的话，不是因为没有掌握“耳朵”这个词的声音和意义，而是因为不了解哥哥使用这个词所指的具体内容。由此我们认为有三个概念要加以区分：

### 形式——意义——内容

拿单词来说吧：例如“桌子”的语音形式是zhuō·zì，它的意义是指一种上有平面、下有支柱，供人们放置东西的家具。使用这个词可以有不同的内容：有时指某个学校的课桌，有时指某个餐厅的饭桌；有时指的是方桌，有时指的是圆桌……再举个例子。“他”的语音形式是 tā，基本意义是指说话人和听话人之外的第三者。使用这个词有时指张三，有时指李四，这就属于内容了。理解一个词，要通过形式去了解它的含义。形式弄错了，意义的理解当然不会准确。词用在具体场合里，不但有意义，还有内容。理解一个句子，通常要懂得词的内容。把“竹竿”当成“猪肝”，是由于不懂得这两个词在形式上的差别；把人的耳朵误认为猪的耳朵，是由于不了解“耳朵”所指的内容。

这样看来，我们平常所说的“懂”与“不懂”其实有不同的情况。“懂”有两种：一种是通过语言单位的形式理解它的意义，另一种是在理解意义的基础上了解它的内容。比如有人问：你懂“背影”的意思吗？可能有两种不同的回答。

一种回答：“背影”是人体的背面形象。

另一种回答：朱自清写过一篇怀念父亲的散文，题目叫“背影”。“背影”指的是作者父亲的背面形象。

因为问题的要求不明确，所以答案不一样。但是无论

如何，答问的人都懂得“背影”的意思。前者是懂得这个词的含义，后者是在懂得意义的基础上了解它的内容。与此相应，“不懂”也有两种：一种是不理解意义，一种是不理解内容。前边的笑话已经能说明这个问题，再举个通电话的例子。

甲：喂！小王吗？请你给我买一公斤荔枝。

乙：请你说清楚一点，是荔枝还是栗子？

甲：是福建广东生产的那种荔枝。

乙：可是水果店里已经没有荔枝了。

甲：不，我是要南货店里的。

乙第一次没有听懂，是因为听不清甲讲的是 lì zhī 还是 lì zǐ。就是说，由于形式不能确定，对于意义也就产生误解。第二次产生误解，是因为不懂得甲所说荔枝的具体内容。

通常理解句子，总是先通过形式，理解它的意义，然后在理解意义的基础上掌握它的内容。比如公共场所有一些这样的标语牌：

(1) 禁止吸烟(加油站的标语)  
(2) 不许停车(道路旁的标语)

这些句子的形式简单，意义是一望而知的。可是理解这些句子，不能停留在意义上，必须进一步懂得它们的内容。比如(1)，意义是不让吸烟，但并非宣传吸烟的害处，而是指加油站这个地方不能吸烟。又如(2)，如果只理解意义，似乎应该让汽车不断行驶，永远不要停下来。其实指的是

竖标语的地方不能停车。

也有另一种情况，那就是对句子只须理解意义，不必深究内容。常见的有下列两种句子。

第一，科学上的一些定义、算式、解说等等，常常只需理解它们的意义。例如：

- (1) 三角形三内角之和等于一百八十度。
- (2) 二加二等于四。
- (3) 水是氢和氧化合而成的。

理解(1)，不限于哪一个具体的三角形；理解(2)，不管这些数字代表什么事物；理解(3)，也不是特指哪里的水。

第二，教师在某些课程（例如语法课）中所举的例子，通常只要求学生理解它的意义。例如讲解主谓句时，教师在黑板上写着：

- (1) 今天星期日。
- (2) 他来了。
- (3) 歌声十分动听。

1)的“今天”并没有指出哪年哪月哪日，(2)的“他”没有指明是谁，(3)的“歌声”也没有指出谁唱的歌，唱什么歌。这些内容在这里都不必深究，重要的是说明汉语的主谓关系有不同形式，谓语从不同角度陈述主语。

## 形式和意义

我们说的话是由一个个小的语音片段组成的，这种语音单位就叫音节。表现在书面语里，是一个一个方块字。比如“我们学习普通话”是七个方块字，念起来就是七个音节。普通话的音节有四百多，如果配上四声的变化，应该有一千六百多个音节。实际上有些音节普通话里不存在，所以只有一千二百多。音节是有限的，意义却是纷繁的，因此一个音节常要表示许多不同的意义。拿“机”这个音节为例吧，如果用汉字记录下来，至少有：

鸡 机 肌 饥 击 积 累 迹 基 激

应该承认：这些字都有意义。可是它们能不能有内容呢？可不一定。比如“鸡”，它有意义，同时也可以有内容；或者指餐桌上的鸡，或者指笼里养的鸡，或者指制成了标本的鸡，或者指画家画的鸡，等等。至于“机、迹”之类，虽然也有意义，但是没有内容。因此，单独说“机”或“迹”，听的人不会理解指的是什么。不过它们与另外的音节组合在一起，就可以有意味和内容了。比如“机”可以组合成“飞